



秋 春 家

家

覺新剛剛回到自己底房裡，祖父又差女傭來喚他去。他進了祖父底書齋，便看見祖父懶在沙發底靠背上，給祖父搥背。陳姨太頭髮蓬鬆着，帶着瘦長的黃臉，半邊脣脣坐着。祖父說了話，又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陳姨太加緊地給他搥背，一面勸慰道：「老太爺，你何苦這樣動氣。你這樣的年紀，爲着他們氣壞了自己身子也不值得！」

「他敢不聽我底話？他敢反對我？」祖父喘了兩口氣，接着睜紅着臉斷續地說，「他不高興，給我他定親？那不行！你一定把他給我找回來，讓我來責罰他。」

覺新唯唯地應着，他已經明白了一半。

「這都是給學堂教壞了的，我原說不要把子弟送進學堂，你們總不聽我底話。現在怎麼樣！連民兒也學壞了，他居然造起反來了……我說，從今以後，高家的子弟，不准再進學堂！」

「他底底哭，他底底說，他底底知道追女人，我們並不是任何人割宰的豬羊。」

覺新明白這些話是對他發的，他聽起來有些刺耳，刺心，但他也只好忍受着，他說不出底前途，關心我底命運，他幾乎沒有勇氣讀，但終於讀了：

「大哥：我做了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實行離婚了。家裡沒有人關心我底前途，關心我底命運，所以我要和舊勢力奮鬥到底。如果你們不打消那件親事，我臨死也不回來，現在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給我帶一點忙。」

(171) 金巴



彩色的夢
女小弟
(22)

問題 「這次真的是去處理你沒興趣的女孩子問題。」

芸已經下定決心，要用這個女孩子。

「你抱著待遇很高的希望嗎？」

「我想，光靠時裝表演的話，我祇能養活自己，而我的目的，也是要一份能生活的工作。」

郭芸三十七歲了，雖然她看來才三十出頭。她在服裝界待了整整十五年，十五年，她祇要一份能生活的待遇。

「這個工作，要先接受一段時間的訓練而已。」

丘盼妮坦白的笑笑。

「目前，我沒有定的住處。」

「郭芸困惑地望了丘盼妮一眼，然後，站起來。」

「郭芸走到丘盼妮面前。」

「你有做模特兒的好條件，現在，你回去了。」

「我沒有東西。」

「丘盼妮毫不猶豫的說了一句話。」

「你真坦白，很可愛！」

郭芸打開門，對助理交待了幾句話，拉

起丘盼妮的手。

「來，我就住在七樓，還空着一個房間

，我想，你會住得習慣。」

倪小桐燒掉頭髮，站起來。

「你上那去？」

倪小桐一邊走，一邊回答。

「你那天不是被燒掉頭髮的。」

「這次是眞的。」

倪太太是對兒子近來的怪異，有點奇怪，但她想不通這個整天就知道追女孩子的兒子，會有什麼天大了不得的事。

「小桐，你有煩惱是不？嚴重嗎？」

倪小桐苦苦的對母親笑。

「你終於相信你這個嘻嘻哈哈的兒子，也會有煩惱了。」

倪太太正說起這尚未曉的「煩惱」來了。

「要不要媽媽聽聽？」

「我還真需要有人能聽聽。」

「那就我來聽吧。」

倪小桐望了母親一會兒，雙手一舞。

「算了。」

「你不會有興趣？」

「那方面的事？」

「我就知道你沒興趣。」

倪太太嘆了一聲。

「我當是什麼天大的事，想了半天，又是女孩子。」

「我是沒興趣，打從十八歲起，女孩子就是你生活裏的問題了。」

倪小桐燒掉頭髮，站起來。

「你向爺爺說了些什麼話？爲什麼不先告訴我，就跑去向他說？你真笨！」覺新抱怨覺道。

「笨？我正要使爺爺知道！我很高興，我居然達到了目的。我要使他知道我們要做一個人，我們並不是任何人割宰的豬羊。」

覺新明白這些話是對他發的，他聽起來有些刺耳，刺心，但他也只好忍受着，他說不出底前途，關心我底命運，他幾乎沒有勇氣讀，但終於讀了：

「大哥：我做了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實行離婚了。家裡沒有人關心我底前途，關心我底命運，所以我要和舊勢力奮鬥到底。如果你們不打消那件親事，我臨死也不回來，現在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給我帶一點忙。」

「你向爺爺說了些什麼話？爲什麼不先告訴我，就跑去向他說？你真笨！」覺新抱怨覺道。

「笨？我正要使爺爺知道！我很高興，我居然達到了目的。我要使他知道我們要做一個人，我們並不是任何人割宰的豬羊。」

覺新明白這些話是對他發的，他聽起來有些刺耳，刺心，但他也只好忍受着，他說不出底前途，關心我底命運，他幾乎沒有勇氣讀，但終於讀了：

「大哥：我做了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實行離婚了。家裡沒有人關心我底前途，關心我底命運，所以我要和舊勢力奮鬥到底。如果你們不打消那件親事，我臨死也不回來，現在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給我帶一點忙。」